



李漢源

今次香港奧運代表隊在東京奧運成績斐然，奪得有史以來最佳的一金兩銀三銅成績，來到殘奧隊接棒，香港市民自然也是有所祈望，延續氣勢為遠在東京的他們打氣，希望殘奧隊也有好成績為港爭光！

其實過往香港代表隊在殘奧的成績也非常不錯，但就今屆而言難免比以前有壓力，以前奧運會後，各傳媒機構都沒有投放資源去報道殘奧，只在2008年北京殘奧會時轉播過一屆，但也只是直播開幕禮，及每天報道賽事精華等，沒有直播比賽，而傳媒也只是靠香港殘奧會自己拍攝的照片及一些大小片段發放，才能報道有限的香港隊消息，就算奪取獎牌也是一樣；但今屆不同了，政府投放資源，除了購買了「東京奧運會」電視播放版權外，也同樣購買了「東京殘奧會」的電視版權交給香港各電視台去轉播，讓香港市民也能收看殘奧的精彩賽事及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第一屆殘奧會（Paralympic Games）1960年在意大利羅馬舉行，以往舉行奧運的城市不一定要同時主辦殘奧會，直至1988年韓國漢城奧運開始，國際奧委會指定主辦當屆奧運會的城市，必須同一時間主辦殘奧會，雖然如此，但感覺上大部分城市舉行完奧運會後，對主辦殘奧會在各方面所投放的資源也都會減少，包括電視拍攝比賽項目也少了很多。今次香港隊派出24位運動員，參加8個項目，能否拍攝到每



●東京殘奧會開幕香港隊進場。 作者供圖

踏上奧運征途 (七)

一個香港運動員的比賽呢？相信香港電視製作團隊都希望能做到，不論如何，比起以往，今屆奧運會轉播在香港已經是歷史性的大進步，大部分香港隊比賽也有直播，讓香港市民即使在疫情下無法前往日本，也能全情投入支持香港運動員。雖然市民能看到多少比賽也因應每一個電視台投放資源多少而定，但能有選擇看哪一個比賽的權利已經是一大突破。

香港殘奧隊今屆參與8個項目，包括羽毛球、乒乓球、硬地滾球、輪椅劍擊、游泳等也有能力有望衝擊獎牌；上屆巴西里約殘奧會，香港隊也奪得兩金兩銀兩銅共6面獎牌，今屆估計獎牌數目也有望不少於上屆。

今屆第16屆東京殘奧會，共有163國家及地區參與，4,535位運動員爭奪539面金牌（按傷殘程度分級別）。開幕式以大型歌劇表演，一班傷健表演者以童話戲劇式，表現勇敢、努力、爭取、永不言敗，去達成夢想，展翅飛翔，在這個全球都受到疫情影響的陰霾下，這種精神正正十分重要，讓我們香港的觀眾也一同延續上個月為港隊加油的氣勢，繼續為殘奧會征戰的港隊運動員好好打氣！



方芳

星期日發生的大埔奪命車禍，的士衝燈剷上安全島，釀成傷亡慘劇，報章所見，血肉模糊，孕婦、小童躺於血泊中，慘不忍睹。站在安全島的都是守規則市民，他們仍招致車禍，真是何其冤枉……當時的士司機駕駛是什麼狀態，還有待警方調查。

安全島不安全，紅綠燈也不能盡信，過馬路真是要看實際情況的。當天在回家路上，域多利道也遇上一輛「暈陀陀」的士，本來道路行駛時速是50公里，這的士卻以30公里「示威速度」慢駛；在轉燈位時又沒有反應，我們的車在後，忍不住響號提醒，的士才慢吞吞起步；見的士剛進入屋苑車道，又忽然抽頭切回原線，行車時又碰撞分隔中線的塑膠柱……相信司機不是打瞌睡，就是身體不適，此等情況下，只能保持距離。幸好該區低密度，行人及車輛不多，沒有出現事故。

香港大部分的士是獨立個人擁有及經營，但亦有一些是由的士車行擁有，由司機自行租用或僱用司機營運。的士司機的質素參差，駕駛態度、身體狀況也無從監管；除了職業司機外，也有退休人士為打發時間揸替更，他們沒有年齡限制，亦非太熟悉路面情況，很多時還要乘客帶路。

有時坐上的士，司機是老人家，背部彎了，真不忍心坐他開的車；有時遇上的士司機定時打盹有聲，聽得你心驚肉跳；有次晚上回家，坐上一部的士，司機正正常常，殊不知半途頭部晃兩晃，在倒後鏡看司機眼睛都眯了起來，估計是在淺眠狀態，晃兩晃能不驚心動魄嗎？

本港現時有近2萬輛的士在道路上行走，平均每日載客量接近100萬人次。政府對的士行業的規管，包括在安全、衛生、司機駕駛技術、駕駛態度、對道路的熟悉程度、服務態度等各方面，提升規管至為重要。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秋也

的士司機

星期日發生的大埔奪命車禍，的士衝燈剷上安全島，釀成傷亡慘劇，報章所見，血肉模糊，孕婦、小童躺於血泊中，慘不忍睹。站在安全島的都是守規則市民，他們仍招致車禍，真是何其冤枉……當時的士司機駕駛是什麼狀態，還有待警方調查。

安全島不安全，紅綠燈也不能盡信，過馬路真是要看實際情況的。當天在回家路上，域多利道也遇上一輛「暈陀陀」的士，本來道路行駛時速是50公里，這的士卻以30公里「示威速度」慢駛；在轉燈位時又沒有反應，我們的車在後，忍不住響號提醒，的士才慢吞吞起步；見的士剛進入屋苑車道，又忽然抽頭切回原線，行車時又碰撞分隔中線的塑膠柱……相信司機不是打瞌睡，就是身體不適，此等情況下，只能保持距離。幸好該區低密度，行人及車輛不多，沒有出現事故。

香港大部分的士是獨立個人擁有及經營，但亦有一些是由的士車行擁有，由司機自行租用或僱用司機營運。的士司機的質素參差，駕駛態度、身體狀況也無從監管；除了職業司機外，也有退休人士為打發時間揸替更，他們沒有年齡限制，亦非太熟悉路面情況，很多時還要乘客帶路。

有時坐上的士，司機是老人家，背部彎了，真不忍心坐他開的車；有時遇上的士司機定時打盹有聲，聽得你心驚肉跳；有次晚上回家，坐上一部的士，司機正正常常，殊不知半途頭部晃兩晃，在倒後鏡看司機眼睛都眯了起來，估計是在淺眠狀態，晃兩晃能不驚心動魄嗎？

本港現時有近2萬輛的士在道路上行走，平均每日載客量接近100萬人次。政府對的士行業的規管，包括在安全、衛生、司機駕駛技術、駕駛態度、對道路的熟悉程度、服務態度等各方面，提升規管至為重要。

一眼井的使命

一眼廢棄的老井讓我停下了腳步。這眼老井，我散步經常從它的身邊經過，井口原先用4塊長條大理石圍着，恰似一個旋轉的風車。如今大理石少了2塊，四周的雜草一片枯黃，剩下一個很顯眼的丁字，像一塊無字的路牌，指向桃園的深處。

我曾經無數次撥開雜草走過去，往井口裏面看，奢望能一睹它的神秘和深邃，卻總是失望。井乾涸多年，裏面盡是碎石和枯枝敗葉，讓我惶惑不已。那些汨汨溢出的清泉呢？它們到哪裏去了？

記得兒時井不多，偌大個村子，也就七八眼井，像一隻隻明亮的眼睛，隱藏在綠樹成蔭的村莊的褶皺裏。我們把井分為懶水井和甜水井。小時候我常常纳闷，難道井和人一樣，還有勤快和懶惰之分？舀幾瓢水添進鍋裏燒開，鍋底幾乎不變色，喝起來口感微甜的是甜水。鍋底結着白白一層水垢，喝起來苦澀的就是懶水。懶水只能用來飲牲口澆園洗衣服，甜水井才是人的飲水之源。

挖井，地脈很重要，一口井的水甜不甜，取決於潛藏在地下的河流。我們無法把握地下河流的品質和走向，可是井水會告訴我們一些有關的秘密。一個村子，從南到北連着的很多人家，井水都是甜的，或者是懶的，就可以推斷地下河流的品性和行走的軌跡。因此，鄉親們寧可遠一些，也要到離甜水井近的地方挖井。

挖井不是小事，得先選好地脈，幾戶人家的壯勞力聯合起來，挖井的挖井，提土的提土，洋鎚、鐵鍬、鏝頭、提箕一起出場。圓圓的井口，慢慢向地下沉潛，一位矮小卻精壯結實的男人，握着一柄短把鐵鍬，像一隻「鼯鼠」，不斷地掘進，慢慢地鑽進地下。一簍箕泥土被拔到地面上去，從泥土的成色就可以知道離地下的河流還有多遠。見濕了、見沙了、見水了……好消息一個接一個。「鼯鼠」挖着挖着，就被汨汨的泉水親吻到腳踝。泥水交融，黏稠渾濁，增加了挖掘的難度，給人的卻是無比的喜悅。水愈來愈多，一鐵鉞挖上來水流四溢，提箕被拔上去，水從棉條條子縫裏嘩嘩地滲出來，將辛勤的「鼯鼠」變成了遍身泥點的「花斑鼠」。晌午了，一隻乾淨的提箕垂到井下，裏面有雞有魚有酒，比過年還要豐盛。這個時常為身高自卑的男人，幾杯酒下肚，所有的苦累都變成了甘甜。

吃完飯繼續。提上來的沙愈來愈粗，最後變成指頭肚大的石子，水也漫過了男人的膝蓋。是砌井的時候了。一簍箕磚從地面上垂下來，他麻利地拿起，沿着井壁砌上一圈，用鐵絲紮緊固定。再砌一圈，再紮緊固定，四五圈之後，就可以壘石頭了。水環抱着他的腰，他把形狀各異的石頭擺好，用和好的泥土黏合固定，踩着木梯一邊壘，一邊慢慢返回地面。砌好井口，壓上四塊長條石，一口井就算完工了。沉澱幾天，井水清冽甘甜，就可以挑來吃了。一眼井，記住了自己的誕生；挑水的人，也記住了挖井人的名字。

井台是一個窗口，透視着每個家庭的溫度。大清早來挑水的男人，家裏必定有一個充盈得以映出女人幸福臉龐的水缸，有一個溫暖的灶口，一個溫馨的熱炕頭。而長年累月獨自來挑水的女人，或多或少都有隱憂，不是男人不在家，就是男人身體不好，或者男人是個懶漢。

男男女女在這裏相遇，便有了故事。不常挑水的女人，擺動水桶的動作不夠嫺熟，水桶就會脫鉤，漂在水面上好辦些，跪在井台上慢慢轉動擔肩，讓鉤子鉤住桶把，就可以把水提上來。水桶沉到井底，就是一個棘手的難題了。這時候，女人就會顯出茫然失措和無助來，桃花面上沁出細密的汗珠。來挑水的男人看不過去，讓女人閃到一邊，自己踩着井壁上凸出的石頭，像壁虎一樣緊貼井壁，慢慢下到井裏，用擔肩一番試探，就把水桶撈上來了。女人把水提上去，眼睛裏便有了溫度。

前幾日在港媒上看到一則新聞：香港理工大學一位年輕的博士學生因向幾隻蝸牛撒鹽導致其脱水死亡，隨後即因「涉及虐殺動物」而被捕，面臨高額的罰款和監禁的刑罰。這宗新聞在網上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大多網友認為蝸牛是害蟲，且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發布的文檔中亦將其歸為害蟲，隨之一些網友便質疑使用電蚊拍、踩死蝴蝶、蟬螂是否也會被捕上禁？亦有一部分網友認為警方的做法很對，萬物平等，保護蝸牛是對生命的一種尊重，是社會文明的一種體現。

說起蝸牛，本呆因為長期自己在家種植花草蔬菜的原因，多少有一點發言權。園子裏一旦有了蝸牛，大部分的植物都會遭殃，若是蝸牛體積小一點，植物在被牠們吃掉一部分之後，還會繼續生長，若是遇上長至拳頭大的非洲蝸牛，整塊的菜地和花草便會如蝗蟲過境，連根都無法留住。本呆一向不殺蝸牛，對於小蝸牛們，只要不過分地破壞園中的植物，多是聽之任之，權當養了一群小寵物，若是遇上大隻的

遊之名不脛而走。

隨着政黨交替，台灣政治生態改變，內地旅遊團在台灣絕跡，他心裏明白終有這一天的到來，他早已提前作好準備，將做導遊期間的獎金，無縫接軌轉行成立文創設計公司。

由於他在台灣旅遊業界享負盛名，加上他天生的江湖豪氣與講義氣的性格，前陣子在臉書上看見他頂住一個麻袋的新台幣從台中上台北還錢給他一個朋友，並註明是他創業期間曾經借錢給他的好朋友，現在如數還清。

必須要提的一點是，他出生在台中，一個極綠的環境，但他卻是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會員，支持統一。

第三個例子是，在英國創業的香港青年俞大雍，自小就是三國迷，三國的歷史人物，你隨便問隨便考，沒有一樣難倒她，酷愛中國歷史，卻自小立定志向要「以商養文」，現在倫敦一間跨國企業總

行擔任會計師，亦經營網上茶葉生意，自己做老闆，又拿到室內設計師執照。

她說，當人生積累豐富經驗時，她會打道回府，班師回朝，在香港大展拳腳。

人生有夢，夢樂實現；綜觀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祖國的發展會帶給他們機遇，讓他們乘风破浪，展翅高飛。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他們已經準備就緒啦！



●香港青年俞大雍在倫敦創業賣茶葉！ 作者供圖



連慧慧

「走塑」和「環保」口號聽了多年，似乎大家有點麻木了，這幾個月來晨早出門，看到的「塑」就已一天多過一天，清潔工人收集廢物那個籬筐，大半堆積如山的，看上去都是疫情下不少住戶早午晚餐買來外賣丟棄的發泡膠飯盒之類的垃圾，所以要說「走塑」的話，真是談何容易！

從而也想到清潔工作之難做，就算塑料不是來自重量，也麻煩在佔有太多空間（一家四口的空盒子不砸碎壓縮，想想也夠壯觀驚人吧）；十年八年之前，外賣還簡單得多，每每一個飯盒便已包連餸菜，現在呢，飯還飯，菜還菜，加送例湯就更大陣仗，而且醬料油糖的小包還不包括在內。

食店為了方便住家食客，真是無微不至，就因為這樣，方便到長年不開火爨的家庭，索性就連碗碟匙筷豉油糖醬都不用設置。

外賣塑料也就算了，最驚人的還是那些什麼糖餅小食，大塑袋裏頭的十多二十個小塑衣，拆開後裏頭還有盛載着三兩塊糖果的透明小塑盒；較大型餅食乾貨用品更不用說，外形無限倍數的誇張，還基於打腫臉皮充闊佬的大腹賈，過年糖果便多這類半真空包裝，大枕頭似



●這些驚人垃圾，香港日棄39噸！ 作者供圖



呂書練

恕我孤陋寡聞，初聽「發燒歌手」，還真有點一頭霧水。那天陪朋友逛音響展，遇上「香港歌歌之父」韋然，原來他來捧早年女徒弟方文之場，她因最新擔任一個耳機代言人而聞記者會。方文正被視為發燒歌手。

在香港，提到流行文化，流行音樂肯定佔重要席位，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兩大天王譚詠麟和張國榮之爭，九十年代則有「四大天王」現象，其間還有多位「天后」如梅艷芳、葉倩文、林憶蓮，「玉女」如陳慧嫻、陳慧琳，以及其他實力派或前輩如羅文、林子祥、許冠傑、徐小鳳等，各有風格，「百家爭鳴」。

那個時期，上電視台演出只是宣傳手段，在紅館開演唱會才見真章，動輒數十場，歌手在台上使出渾身解數，歌迷在台下呼喊喝彩，台上台下互動，構成一場豐盛的視聽饗宴。更是歌迷交流情感的場合——一個大家共同喜愛的歌手凝聚了一群本來互不相識的人，有人甚至因此成為終身好朋友。

本來，唱片業由於盜版活動猖獗而式微，歌手開演唱會展現的實力和帶來的現場感不但充滿刺激，歌迷也可享受到歌手唱功以外的視覺美感，比如舞蹈動作、服裝設計和舞台燈光

發燒歌手

等，哪怕有時喧賓奪主。

然而，這種現場互動式演出形式也隨着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化而受到挑戰。尤其是去年以來，因應疫情而來的隔離政策，辦現場演唱會幾成天方夜譚，這反而成就了發燒歌手的出路。

無論演唱會市場如何變化，音樂作為表達情感最直接的藝術形式，總有一批忠誠而長情的知音（音樂或音響發燒友），他們享受的是音樂本身，關注的是歌手的唱功音質、表達技巧和情感投入程度，以及傳播音樂的音響設施。人們也習慣將發燒歌手和唱功好、品質好畫上等號。

方文1995年出道，至今也20多年了，屬資深歌手。她出道第二年，已憑《做戲》贏得第9屆CASH流行曲創作大賽（1997年）冠軍，她參與該歌曲。那天跟方文真人交談和之後看網上訪問，見她落落大方，個性爽朗、談吐得體，從形象和歌藝，不可謂沒有實力，卻似乎未達到大紅大紫的程度。

她是馬來西亞華僑，早期因模仿已故美國歌手而有「亞洲 Karen Carpenter」之稱，人們一度以為她不懂中文。如今，正好趁勢脫穎而出。而發燒歌手在展示實力之餘，也令音樂回歸本質：用心靜聽。



伍宗榮

前些日在港媒上看到一則新聞：香港理工大學一位年輕的博士學生因向幾隻蝸牛撒鹽導致其脱水死亡，隨後即因「涉及虐殺動物」而被捕，面臨高額的罰款和監禁的刑罰。這宗新聞在網上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大多網友認為蝸牛是害蟲，且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發布的文檔中亦將其歸為害蟲，隨之一些網友便質疑使用電蚊拍、踩死蝴蝶、蟬螂是否也會被捕上禁？亦有一部分網友認為警方的做法很對，萬物平等，保護蝸牛是對生命的一種尊重，是社會文明的一種體現。

說起蝸牛，本呆因為長期自己在家種植花草蔬菜的原因，多少有一點發言權。園子裏一旦有了蝸牛，大部分的植物都會遭殃，若是蝸牛體積小一點，植物在被牠們吃掉一部分之後，還會繼續生長，若是遇上長至拳頭大的非洲蝸牛，整塊的菜地和花草便會如蝗蟲過境，連根都無法留住。本呆一向不殺蝸牛，對於小蝸牛們，只要不過分地破壞園中的植物，多是聽之任之，權當養了一群小寵物，若是遇上大隻的

螞蟻的報復

蝸牛，便撿了扔到隔壁未曾裝修的長滿野草的荒園，請牠們去吃草。

然而對於螞蟻就很難如同對待蝸牛一樣客氣了，非但沒有客氣，簡直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從前在城市居住的時候家裏螞蟻不多，偶有幾群小小的香蟻或者黃蟻，也不會對人造成傷害。在郊外卻是不同，房子還在裝修期我就被火螞蟻咬得滿腳紅點和膿包，入住不到一年，前前後後被火螞蟻咬過十幾次，最嚴重的一次被咬到頭昏目眩、嘔吐不止，以至於要半夜到醫院去看急診。於是，但凡看到園子裏有了螞蟻窩，總是要撒點螞蟻藥下去把整窩螞蟻都殺死才覺得安心。

以前看過一個故事，說一個苦者找智者傾訴心事，對智者說：「我放不下一些事，放不下一個人。」智者拿來一個杯子，讓苦者端着杯子往裏面倒熱水，一直倒到水溢出來，苦者被燙到後本能地鬆開了手。智者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是放不下的，痛了，你自然就會放下。」我們在說：「『尊重生命』的時候非常簡單，多數的動物保護組織，所保護所救助

的，都是對自身的生命沒有威脅的動物。」但是人在被螞蟻咬的時候，腦子裏哪裏還有「尊重生命」這幾個字？就像被熱水燙到的苦者一樣，幾乎都是本能地一巴掌拍下去，先把傷害自己的「生命」消滅了再說，然後就是「你死我活」的長期鬥爭。

從前人類在沒有被更多更大的慾望驅使，沒有擴建城市，沒有把道路修得四通八達，沒有因為滿足食欲去吃各種野生動物的時候，彼此間保持着安全的距離，總是相安無事的。到了後來，就像我的花園建在了螞蟻棲息的家園之上，牠們咬我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不知道「虐殺」蝸牛的博士後來的結果怎樣，就算他因此被判刑，大抵也是不能算得這個社會的文明，不算是真正地「尊重生命」。其實我們更應該尊重的是每一種生物的生存空間，不要為了自己的慾望，愈來愈多地佔用屬於自己之外的生存資源。《百年孤獨》裏那個繁盛了七代的家族的最後一個人被螞蟻吃掉告訴我們：人類掠奪了太多，終歸是要還回去的。